

後《大叔》時代，我們與同性戀者的距離 ——以港版《大叔的愛》為例探討性小眾群體的媒體呈現

去年暑假，ViuTV 製作的港版《大叔的愛》熱播。一時間，這套以同性愛情為題材的偶像喜劇在社會上掀起追劇熱潮，大家紛紛討論劇情發展，毫不忌諱地談論劇中同性情侶田一雄與凌少牧的感情生活。然而當熱潮褪去，再反觀社會，大眾對同性戀更包容了嗎？對性小眾群體認識更多了嗎？究竟港版《大叔的愛》對同性戀的刻畫和呈現，突破了主流社會對性小眾的保守觀念，還是形塑出另一種壓迫？

本文嘗試從角色設定、劇情鋪排和觀眾反應對港版《大叔的愛》進行文本分析，論證劇集雖然某程度上打破了社會對同性戀者的刻板印象和偏見，但這種浪漫化 BL (Boy's Love) 劇情的媒體呈現手法，卻塑造出一種「正統同性戀」(homonormativity) 的標準規範，令社會上其他性小眾群體處於更邊緣化的位置。最後結合香港的社會處境，嘗試理解這種呈現手法的意義，探討大眾透過媒體理解性小眾的其他可能性。

一、 港版《大叔的愛》的突破

改編自日本朝日電視台同名電視劇，港版《大叔的愛》作為香港首部以同性戀為主軸的電視劇，能在免費電視台黃金時段播放，已是一個重要突破。而劇集的角色呈現和劇情鋪排，亦突破了傳統的媒體呈現方式，為觀眾帶來新鮮感，大受歡迎。

首先，在角色設定上，港版緊貼日版的人物性格，打破了傳統電視劇對同性戀的刻板負面形象。主角田一雄（阿田）和凌少牧（阿牧），一個善良憨厚，一個溫柔體貼，分別由人氣男團 Mirror 成員呂爵安和盧瀚霆飾演，而「大叔」翟國強（KK）成熟穩重、關心他人，同時懷抱一顆少女心，則由一貫以陽剛硬漢形象示人的黃德斌演繹出反差喜感。以往的電視劇傾向將性小眾妖魔化或病態化，正如歌手藍奕邦在社交媒體分享，過往 TVB 所呈現的 LGBT 群體，「Gay 一定係醜型，Trans 一定係變態殺手，同性關係一定係『有問題』無好下場」，而《大叔的愛》卻以截然不同的呈現方式，告訴大眾同性戀者可以如阿牧、阿田一樣，是「乾淨健康嘅鄰家男孩」，可以如 KK 般，是「事業有成嘅成熟大隻靚佬」（「藍奕邦」，2021）。

其次，在劇情鋪排上，劇本很多細節都打破了性別二元對立和異性戀本位 (heteronormativity) 的社會定見，承認主流社會對同性戀的無知和誤解，並透過劇情推進巧妙回應。例如，當阿田答應與阿牧談戀愛，他懵懂提問「我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阿牧沒好氣地翻了個白眼，不置可否；當阿田告知朋友梓芊和平哥自己將和 KK 結婚時，平哥問「你們誰穿婚紗？」梓芊無奈地說，「你是白癡嗎？一起穿禮服就好了。」這些情節再現主流社會對性別定型和同性關係的狹窄理解，引起觀眾共鳴之餘令人反思。而在劇本描繪的世界裡，主角身邊無論家人、朋友或同事，都對同性戀者表現包容和理解，突破了傳統家庭觀念和社會對同志的偏見和歧視。阿田鼓起勇氣向同事「出櫃」，得到的是祝福和支持；阿牧在朋友 Kathy 面前與阿田通電話，Kathy 笑問「男朋友嗎？」，直接自然、毫不忌諱；KK 前妻鼓勵他追求阿田，朋友梓芊鼓勵阿牧坦誠面對對阿田的感覺；阿田告訴姐姐將和 KK 結婚，姐姐並不驚訝，也表示完全不介意。而劇中唯一反對田牧關係的阿牧爸爸，也在大結局默許二人感情，更鼓勵

阿田向阿牧表白，挽回關係。由此可見，全劇幾乎每個細節，都旨在刻畫同志友好的社會氛圍，告訴觀眾同性戀並沒什麼大不了，他們不需要被標籤。有別於同志電影的身分論述劇本，港版《大叔的愛》集中處理主角的內心情感和成長故事，正如劇集主題曲歌詞「若是純屬愛，可有對或錯」，向觀眾傳遞出愛情無關性別的信息（金擘路，2021）。

《大叔的愛》在 ViuTV 播出三星期，收視屢創新高，結局週更打破開台五年以來最高劇集收視紀錄，可見劇集大受歡迎（羅志宏，2021）。觀眾除了欣賞劇集題材新鮮、角色演繹出色，亦大讚它改變了保守傳統的社會風氣，令大眾對同性戀議題的接受程度更高。曾有男同志在討論區發文，指父母因《大叔的愛》對同性戀改觀，當他藉大結局正式向父母出櫃時，父母不但沒有責備，反而表示祝福（安祖娜，2021）。今年三月，匯豐銀行推出一條講述女同志戀情的廣告宣傳片，創作團隊接受訪問時提及，廣告構思歸功於《大叔的愛》熱潮，令團隊覺得受眾對同性關係的接受程度比想像中高（譚蕙芸，2022）。

由角色進而分析劇情，再結合社會迴響來看，《大叔的愛》對同性戀議題的呈現確實是一個重要突破。然而藍奕邦盛讚劇集的同時，亦對坊間這種「忽然間好開放好接受同性戀」的現象提出質疑——究竟是真的嗎（「藍奕邦」，2021）？

二、 熱潮背後的社會現實

對於質疑，藍奕邦的答案是：「睇戲還睇戲，現實世界可能係另一回事。」（「藍奕邦」，2021）無奈確實如此。姑且不論建制派議員何君堯曾質疑《大叔的愛》違背了中國傳統家庭觀念，是「糖衣包著的大麻」（高諾恆，2021），即使在劇集熱播時，亦有報道翻出主角盧瀚霆的感情經歷，以其性取向大造文章，評論中不乏惡意中傷、歧視批評（「Anson Lo」，2021）。有趣的例子還包括，一些熱衷追劇的父母，卻無法接受兒子的同性戀傾向（高振東，2021）。

由此看來，社會對性小眾的保守觀念和定見並沒有因為劇集熱播而發生重大改變。那麼那種「好開放好接受同性戀」的錯覺從何而來？我認為很大程度歸因於劇集的「BL包裝」。

相比日版《大叔的愛》，港版更集中描寫兩位年輕男主角的感情線，而大叔 KK 和阿田的感情則算不上是主線，只是為了推進田牧的感情發展。KK 最初追求阿田，卻促使阿牧主動向阿田表白；後來田牧分手，KK 照顧阿田的起居飲食，二人生活相處的場景著墨不算太多，反而阿田仍會惦記阿牧，呈現他坦誠面對內心情感的掙扎。另外，港版每集結束後都會附上一條「福利片段」，以「男友視角」拍攝阿田或阿牧，呈現年輕偶像溫柔可愛的一面。因此，無論劇情處理或後期製作，團隊都有意採用 BL 劇的方式呈現同性戀，為觀眾營造出充滿「粉紅泡泡」的幻想空間。而上文提及劇集所營造的同志友好氛圍，其實是一種「避重就輕」的策略，刻意避開社會對同志的定見，集中描畫主角如何面對自己的情感（陳子雲，2021）。

金擘路（2021）分析指出，港版《大叔的愛》是一部走甜美純愛路線的 BL 劇，而 BL 是「沒有身份認同的愛情童話」，男主角一定年輕帥氣、溫柔體貼。但媒體以這種唯美風格描畫男男關係，卻有如「糖衣包裝」，令 BL 世界和現實世界相差甚遠。因

此，去年《大叔的愛》取得成功的同時，曾有網民質疑劇集過度美化性小眾的現實處境，認為具有影響力的影視作品在滿足觀眾幻想之餘，也應該呈現能啟迪社會的現實感；也有男同志觀眾認為劇情「荒謬」、「離地」、「不真實」，對於劇中呈現社會對同性戀者的開放態度，「只會抱以一笑置之的態度」（高振東，2021）。

以BL包裝的男男愛情，除了營造出脫離現實的粉紅泡泡，亦可能形塑出「正統同性戀」的標準規範，在男同志圈內形成層級，在性小眾群體內造成分裂。

根據杜根（Duggan, 2003）的定義，「正統同性戀」不但沒有抗衡主流異性戀本位的假設和體制，反而加以維護和支持。「正統同性戀」認為性小眾應該順從異性戀本位的體制和規範，爭取主流社會的認同和接納（Robinson, 2016）。不同學者對此進行批判，一方面，在男同志圈外，這種思維模式強調性小眾要透過融入異性戀體系，順應性別一致角色，才能在社會上獲得更多權利，將跨性別和性別表現不一致者（gender nonconforming）置於邊緣地位，導致 LGBTQ 社群的分裂。另一方面，在男同志圈內也形成層級之分，中產階級、陽剛、年輕俊俏的順性別白人男性屬於「正常／好」的男同志（李宇文，2020），處於同志圈頂層，而草根階層、陰柔、年長的少數族裔男人，則常被社會忽視，面對更沉重的壓力和掙扎。

反觀港版《大叔的愛》，似乎也無法擺脫「正統同性戀」的陰影。以BL呈現同性戀議題，主角必然是年輕俊俏、符合主流審美的男生，正如導演在訪問中所說，當初選定盧瀚霆飾演主角阿牧，正因為他符合「美男子」的特質。這種媒體呈現手法，以劇情或主角吸引觀眾，或能打破香港長久以來對同性戀者的負面印象，但亦因此形成另一種限制男同志的規範，如BL般符合「正統同性戀」標準的男同志能獲得更多社會認同和關注，但其他男同志群體，如年長男同志則仍處於社會邊緣，受到歧視。

此外，港版《大叔的愛》以結婚作為田牧感情的大團圓結局，其實也強調了「正統同性戀」思維。李宇文（2020）指出「正統同性戀」（他譯作「同志正典」）之所以強化了異性戀規訓，在於這種觀念旨在宣稱男女同志與異性戀無異，而提倡此理念的人往往重視婚姻，透過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獲取與異性戀者相同的權利。提倡男女平權的美國線上雜誌 *Everyday Feminism* 曾有文章指出當婚姻成為議題，其實是要求所有關係都應仿效符合異性戀標準的性關係和家庭結構，在各種酷兒關係中劃出一條「可接受」的界線（Kacere, 2015）。因此，《大叔的愛》的結局或者值得反思，當劇集強調同性情侶以婚姻作為幸福生活的結局，是否正順應了傳統的異性戀本位思維，而忽略了性小眾群體中關係的其他可能性？

三、 香港社會處境下的反思

誠然，港版《大叔的愛》透過人氣偶像和浪漫化的BL劇情，成功在社會掀起同性戀議題的討論熱潮，但這種媒體呈現方式建構出「正統同性戀」規範，某程度上亦限制了大眾對性小眾群體的認識。然而，立足保守父權的香港社會，若要求一部劇集即時改變大眾根深蒂固的定見，未免太過苛刻。《大叔的愛》的價值，正正在於如何身處迂腐保守的社會，以最有效的方式，盡力為同性戀者平反，令性小眾群體擺脫傳統媒體呈現所加諸的負面形象。

雖然不少學者都批判「正統同性戀」，但李思諦（Stephen J. Leonelli）和斯泰恩（Stijn Deklerck）討論中國的酷兒政治時卻指出，「正統同性戀」的形象對於 LGBTQ 社群對外展現積極正面形象、爭取異性戀者的支持是必要的（Moreno-Tabarez et al., 2014）。而主流媒體描畫酷兒群體時，也需要建構一種簡單直接、辨識度高的形象（Cover, 2015）。因此，雖然港版《大叔的愛》對男同性戀者的描畫受限於「正統同性戀」的框架，但在香港處境下，面對大眾保守的性別觀念，這種結合 BL、喜劇和偶像元素的呈現方式，以最容易「入屋」的方式成功打破社會對同性戀者的歧視和偏見，是創作團隊的明智選擇。

由此，既然港版《大叔的愛》定位為 BL 偶像劇，劇中塑造的同志友好氛圍雖然「離地」，卻也無可厚非。而事實上，劇集也非只有「粉紅泡泡」，觀眾甚至埋怨劇情「太虐心」、「不夠甜」，阿牧愛上直男後的內心掙扎，田牧確認關係後面對傳統家庭觀念的壓力，阿田因未習慣 PDA（public display of affection）而對阿牧的無意傷害，都是現實生活中同性戀者會面對的困境。相比起過分刻畫悲情的媒體呈現方式，《大叔的愛》以平實溫馨的劇本，成功突破同溫層，受到主流社會的關注（季安森，2022）。劇中描寫兩位男主角的相處和感情發展，充滿「日常生活的質感」，正正符合譚蕙芸提出的「平凡化」、「常態化」呈現，由此打破性小眾在媒體上的刻板印象。

總結而言，《大叔的愛》對同性戀者的刻畫固然無法呈現真實的同志世界，BL 劇的定位亦無可避免塑造出「正統同性戀」規範。然而，當結合香港語境思考劇集對同性戀的呈現手法，或者更能理解它的意義，它至少讓大眾開始接受，愛情無關性別，同性戀也很平常。

四、 結論

港版《大叔的愛》熱播，社會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提高，然而劇集播出一年後的今天，社會對同性戀和性小眾群體的偏見仍然存在。媒體呈現這些邊緣社群時，固然要打破社會加諸的歧視和偏見，《大叔的愛》正因此獲得大眾讚許。然而，面對後《大叔》時代仍然保守的社會，作為受眾，除了欣賞和擁抱團隊努力塑造的多元價值觀，也需要多走一步，跨出媒體呈現的世界，聽見劇集以外被大眾忽視的聲音。葉詩（2021）在報道中寫道，「同性戀題材之所以成為話題中心，是因為其曾經是禁忌，至今仍然尚未普及化，當 LGBT 已經日常至再不需要這樣被提及時，大概才是社會真正進步的時刻。」這值得身處「後《大叔》時代」的我們深思。

參考文獻

- Anson Lo 被指 5 年前承認出櫃 | 政治正確年代之下，為何性取向依舊能成為摧毀他人努力的武器？（2021 年 7 月 22 日）。**Madame Figaro Hong Kong**。取自 <https://www.madamefigaro.hk/wellness/anson-lo-%e5%87%ba%e6%ab%83-%e5%90%8c%e6%80%a7%e6%88%80-%e5%a4%a7%e5%8f%94%e7%9a%84%e6%84%9b-59002/>
- 安祖娜（2021 年 7 月 20 日）。男同志地下情 2 年不敢公開 借《大叔的愛》向父母出櫃結局超有愛。**香港 01**。取自 https://www.hk01.com/article/652614?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 李宇文（2020）。從具陰柔特質的男同志之生命故事探討台灣男同志圈的陽剛霸權意識（碩士論文）。取自 <https://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128887/1/101701.pdf>
- 季安森（2022 年 2 月 20 日）。「套路也是歧視」：今時今日媒體要如何刻畫性／別小眾？**獨立媒體**。取自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6%80%A7%E5%88%A5/%E3%80%8C%E5%A5%97%E8%B7%AF%E4%B9%9F%E6%98%AF%E6%AD%A7%E8%A6%96%E3%80%8D%EF%BC%9A%E4%BB%8A%E6%99%82%E4%BB%8A%E6%97%A5%E5%AA%92%E9%AB%94%E8%A6%81%E5%A6%82%E4%BD%95%E5%88%BB%E7%95%AB%E6%80%A7%EF%BC%8F%E5%88%A5%E5%B0%8F%E7%9C%BE%EF%BC%9F>
- 金擘路（2021 年 7 月 20 日）。《大叔的愛》係幾厲害的。**獨立媒體**。取自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6%80%A7%E5%88%A5/%E3%80%8A%E5%A4%A7%E5%8F%94%E7%9A%84%E6%84%9B%E3%80%8B%E4%BF%82%E5%B9%BE%E5%8E%B2%E5%AE%B3%E7%9A%84%EF%BD%9C%E9%87%91%E6%9B%84%E8%B7%AF%E5%8D%9A%E5%A3%AB>
- 高振東（2021 年 7 月 16 日）。大叔的愛 | 父母反對出櫃 追劇卻祝福「田牧戀」男同志：好費解。**香港 01**。取自 https://www.hk01.com/article/650932?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 高諾恒（2021 年 7 月 20 日）。何君堯批《大叔的愛》如「糖衣大麻」：違反內地三孩政策及國安法。**香港 01**。取自 https://www.hk01.com/article/651993?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 陳子雲（2021 年 7 月 18 日）。若順從直覺，可有對或錯？淺談港、日版《大叔的愛》。**端傳媒**。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718-culture-viu-tv-uncle-love-japan/>
- 葉詩（2021 年 7 月 21 日）。大叔的愛 · 評論 | 打破電視妖魔化同性戀陋習 Edan 讚劇集意義重大。**香港 01**。取自 https://www.hk01.com/article/651866?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藍奕邦千字文讚《大叔的愛》幫助 LGBT 社群：Upgrade 到應有嶄新面貌【即時娛樂】（2021年7月16日）。明報 OL。取自

<https://ol.mingpao.com/ldy/showbiz/latest/20210716/1626427990594/%E8%97%8D%E5%A5%95%E9%82%A6%E5%8D%83%E5%AD%97%E6%96%87%E8%AE%9A%E3%80%8A%E5%A4%A7%E5%8F%94%E7%9A%84%E6%84%9B%E3%80%8B%E5%B9%AB%E5%8A%A9lgbt%E7%A4%BE%E7%BE%A4-upgrade%E5%88%B0%E6%87%89%E6%9C%89%E5%B6%84%E6%96%B0%E9%9D%A2%E8%B2%8C>

羅志宏（2021年7月20日）。ViuTV《大叔的愛》結局週創開台最高收視紀錄 TVB《刑偵日記》慘敗再跌破歷史新低。U 港生活。取自

<https://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216024/viutv-%E5%A4%A7%E5%8F%94%E7%9A%84%E6%84%9B-%E7%B5%90%E5%B1%80%E9%80%B1%E5%89%B5%E9%96%8B%E5%8F%B0%E6%9C%80%E9%AB%98%E6%94%B6%E8%A6%96%E7%B4%80%E9%8C%84-tvb-%E5%88%91%E5%81%B5%E6%97%A5%E8%A8%98-%E6%85%98%E6%95%97%E5%86%8D%E8%B7%8C%E7%A0%B4%E6%AD%B7%E5%8F%B2%E6%96%B0%E4%BD%8E/1>

譚蕙芸（2022年4月10日）。周日話題：She She 銀行廣告的軟着陸。明報 OL。取自

<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20410/1649528249624/%E5%91%A8%E6%97%A5%E8%A9%B1%E9%A1%8C-she-she%E9%8A%80%E8%A1%8C%E5%BB%A3%E5%91%8A%E7%9A%84%E8%BB%9F%E7%9D%80%E9%99%B8>

Cover, Rob (2015). Queer Theory, Neoliberal Homonormativity and Social Utility for Queer Writing on Youth (Suicide). *TEXT* 19 (Special 31), 1–17.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52086/001c.27175>

Duggan, L. (2003). *The Twilight of Equality? Neoliberalism,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Attack on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Kacere, L. (2015, January 24). Homonormativity 101: What It Is and How It's Hurting Our Movement. *Everyday Feminism*. Retrieved from <https://everydayfeminism.com/2015/01/homonormativity-101/>

Moreno-Tabarez, U., Chávez, K. R., Leonelli, S. J., Huang, A., Deklerck, S., & Rother, C. (2014). Queer Politics in China: A Conversation with “Western” Activists Working in Beijing. *QED: A Journal in GLBTQ Worldmaking* 1(3), 109–132. Retrieved from https://www.jstor.org/stable/10.14321/qed.1.3.0109#metadata_info_tab_contents

Robinson, B. A. (2016). Heteronormativity and Homonormativity. In A. Wong, M. Wickramasinghe, r. hoogland, & N. A. Naples (Eds.), *The Wiley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easyaccess1.lib.cuhk.edu.hk/10.1002/9781118663219.wbegs013>